

## 第二十七回

### 骊姬巧计杀申生 献公临终嘱荀息

话说晋献公既并虞、虢二国，群臣皆贺，惟骊姬心中不乐。他本意欲遣世子申生伐虢，却被里克代行，又一举成功，一时间无题目可做。乃复与优施相议，言：“里克乃申生之党，功高位重，我无以敌之，奈何？”优施曰：“荀息以一璧、马灭虞、虢二国，其智在里克之上，其功亦不在里克之下，若求荀息为奚齐、卓子之傅，则可以敌里克有余矣。”骊姬请于献公，遂使荀息傅奚齐、卓子。骊姬又谓优施曰：“荀息已入我党矣，里克在朝，必破我谋，何计可以去之？克去而申生乃可图也。”优施曰：“里克为人，外强而中多顾虑，诚以利害动之，彼必持两端，然后可收而为我用。克好饮，夫人能为我具特羊之飧，我因侍饮而以言探之。其入，则夫人之福也；即不入，我优人亦聊与为戏，何罪焉？”骊姬曰：“善。”乃代为优施治饮具。

优施预请于里克曰：“大夫驱驰虞、虢间，劳苦甚。施有一杯之献，愿取闲邀大夫片刻之欢，何如？”里克许之。乃携酒至克家，克与内子孟，皆西坐为客。施再拜进觞，因侍饮于侧，调笑甚洽。酒至半酣，施起舞为寿，因谓孟曰：“主啖我，我有新歌，为主歌之。”孟酌兕觥以赐施，啖以羊脾，问曰：“新歌何名？”施对曰：“名《暇豫》，大夫得此事君，可保富贵也。”乃顿嗓而歌。歌曰：

暇豫之吾吾兮，不如乌乌。众皆集于苑兮，尔独于枯。苑何荣且茂兮？枯招斧柯。斧柯行及兮，奈尔枯何。

歌讫，里克笑曰：“何谓苑？何谓枯？”施曰：“譬之于人，其母为夫人，其子将为君。本深枝茂，众鸟依托，所谓苑也。若其母已死，其子又得谤，祸害将及，本摇叶落，鸟无所栖，斯为枯矣。”言罢，遂出门。

里克心中快快，即命撤饌，起身径入书房，独步庭中，回旋良久。是夕

不用晚餐，挑灯就寝，展转床褥，不能成寐。左思右想：“优施内外俱宠，出入宫禁，今日之歌，必非无谓而发，彼欲言未竟，俟天明当再叩之。”捱至半夜，心中急不能忍，遂吩咐左右：“密唤优施到此问话。”优施已心知其故，连忙衣冠整齐，跟着来人直达寝所。里克召优施坐于床间，以手抚其膝，问曰：“适来‘菀枯’之说，我已略喻，岂非谓曲沃乎？汝必有所闻，可与我详言，不可隐也。”施对曰：“久欲告知，因大夫乃曲沃之傅，且未敢直言，恐见怪耳。”里克曰：“使我预图免祸之地，是汝爱我，何怪之有？”施乃俯首就枕畔低语曰：“君已许夫人，杀太子而立奚齐，有成谋矣。”里克曰：“犹可止乎？”施对曰：“君夫人之得君，子所知也。中大夫之得君，亦子所知也。夫人主乎内，中大夫主乎外，虽欲止，得乎？”里克曰：“从君而杀太子，我不忍也，辅太子以抗君，我不及也。中立而两无所为，可以自脱否？”施对曰：“可。”施退，里克坐以待旦，取往日所书之简视之，屈指恰是十年，叹曰：“卜筮之理，何其神也！”遂造大夫平郑父之家，屏去左右告之曰：“史苏、卜偃之言，验于今矣！”平郑父曰：“有闻乎？”里克曰：“夜来优施告我曰：‘君将杀太子而立奚齐也。’”平郑父曰：“子何以复之？”里克曰：“我告以中立。”平郑父曰：“子之言，如见火而益之薪也。为子计，宜阳为不信，彼见子不信，必中忌而缓其谋。子乃多树太子之党，以固其位，然后乘间而进言，以夺君之志，成败犹未有定。今子曰‘中立’，则太子孤矣，祸可立而待也！”里克顿足曰：“惜哉，不早与吾子商之！”里克别去登车，诈坠于车下，次日遂称伤足，不能赴朝。史臣有诗云：

特羊具享优人舞，断送储君一曲歌。

堪笑大臣无远识，却将中立佐操戈。

优施回复骊姬，骊姬大悦，乃夜谓献公曰：“太子久居曲沃，君何不召之，但言妾之思见太子。妾因以为德于太子，冀免旦夕何如？”献公果如其言，以召申生。申生应呼而至，先见献公，再拜问安，礼毕，入宫参见骊姬。骊姬设飧待之，言语甚欢。次日，申生入宫谢宴，骊姬又留饭。是夜，骊姬复向献公垂泪言曰：“妾欲回太子之心，故召而礼之。不意太子无礼更甚。”献公曰：“何如？”骊姬曰：“妾留太子午餐，索饮，半酣，戏谓妾曰：‘我父老矣，若母何？’妾怒而不应。太子又曰：‘昔我祖老，而以我母姜氏，遗于我父。今我父老，必有所遗，非子而谁？’欲前执妾手，妾拒之乃免。君若不信，妾试与太子同游于囿，君从台上观之，必有睹焉。”献公曰：“诺。”及明，骊姬召申生同游于囿，骊姬预以蜜涂其发，蜂蝶纷纷，皆集其鬓。姬曰：“太子盍为

我驱蜂蝶乎？”申生从后以袖麾之。献公望见，以为真有调戏之事矣，心中大怒，即欲执申生行诛。骊姬跪而告曰：“妾召之而杀之，是妾杀太子也。且宫中暧昧之事，外人未知，姑忍之。”献公乃使申生还曲沃，而使人阴求其罪。

过数日，献公出田于翟桓。骊姬与优施商议，使人谓太子曰：“君梦齐姜诉曰：‘苦饥无食。’必速祭之。”齐姜别有祠在曲沃。申生乃设祭，祭齐姜，使人送胙于献公。献公未归，乃留胙于宫中。六日后，献公回宫。骊姬以鸩入酒，以毒药傅肉，而献之曰：“妾梦齐姜苦饥不可忍，因君之出也，以告太子而使祭焉。今致胙于此，待君久矣。”献公取觶，欲尝酒，骊姬跪而止之曰：“酒食自外来者，不可不试。”献公曰：“然。”乃以酒沥地，地即坟起；又呼犬，取一脔肉掷之，犬啖肉立死。骊姬佯为不信，再呼小内侍，使尝酒肉，小内侍不肯，强之，才下口，七窍流血亦死。骊姬佯大惊，疾趋下堂而呼曰：“天乎！天乎！国固太子之国也。君老矣，岂旦暮之不能待，而必欲弑之？”言罢，双泪俱下，复跪于献公之前，带噎而言曰：“太子所以设此谋者，徒以妾母子故也。愿君以此酒肉赐妾，妾宁代君而死，以快太子之志！”即取酒欲饮。献公夺而覆之，气咽不能出语。骊姬哭倒在地，恨曰：“太子真忍心哉！其父而且欲弑之，况他人乎？始君欲废之，妾固不肯。后圉中戏我，君又欲杀之，我犹力劝。今几害我君，妾误君甚矣！”献公半晌方言，以手扶骊姬曰：“尔起。孤便当暴之群臣，诛此贼子！”当时出朝，召诸大夫议事。惟狐突久杜门，里克称足疾，平郑父托以他出不至，其余毕集朝堂。

献公以申生逆谋，告诉群臣。群臣知献公畜谋已久，皆面面相觑，不敢置对。东关五进曰：“太子无道，臣请为君讨之。”献公乃使东关五为将，梁五副之，率车二百乘，以讨曲沃。嘱之曰：“太子数将兵，善用众，尔其慎之！”狐突虽然杜门，时刻使人打听朝事，闻“二五”戒车，心知必往曲沃，急使人密报太子申生，申生以告太傅杜原款。原款曰：“胙已留宫六日，其为宫中置毒明矣。子必以状自理，群臣岂无相明者？毋束手就死为也！”申生曰：“君非姬氏，居不安，食不饱。我自理而不明，是增罪也。幸而明，君护姬，未必加罪，又以伤君之心。不如我死！”原款曰：“且适他国，以俟后图如何？”申生曰：“君不察其无罪，而行讨于我，我被弑父之名以出，人将以我为鸱鸢矣！若出而归罪于君，是恶君也。且彰君父之恶，必见笑于诸侯。内困于父母，外困于诸侯，是重困也。弃君脱罪，是逃死也。我闻之：‘仁不恶君，智不重困，勇不逃死。’”乃为书以复狐突曰：“申生有罪，不敢爱死。虽然君老矣，子少国家多难，伯氏努力以辅国家，申生虽死，受伯氏之赐实多！”于是

北向再拜，自缢而死。死之明日，东关五兵到，知申生已死，乃执杜原款囚之，以报献公曰：“世子自知罪不可逃，乃先死也。”献公使原款证成太子之罪，原款大呼曰：“天乎，冤哉！原款所以不死而就俘者，正欲明太子之心也。昨留宫六日，岂有毒而久不变者乎？”骊姬从屏后急呼曰：“原款辅导无状，何不速杀之？”献公使力士以铜锤击破其脑而死，群臣皆暗暗流涕。

梁五、东关五谓优施曰：“重耳、夷吾与太子一体也。太子虽死，二公子尚在，我窃忧之。”优施言于骊姬，使引二公子。骊姬夜半复泣诉献公曰：“妾闻重耳、夷吾，实同申生之谋。申生之死，二公子归罪于妾，终日治兵，欲袭晋而杀妾，以图大事，君不可不察！”献公意犹未信。蚤朝，近臣报：“蒲、屈二公子来觐，已至关闻太子之变，即时俱回辕去矣。”献公曰：“不辞而去，必同谋也。”乃遣寺人勃鞞率师往蒲，擒拿公子重耳，贾华率师往屈，擒拿公子夷吾。狐突唤其次子狐偃至前，谓曰：“重耳骈胁重瞳，状貌伟异，又素贤明，他日必能成事。且太子既死，次当及之。汝可速往蒲，助之出奔，与汝兄毛同心辅佐，以图后举。”狐偃遵命，星夜奔蒲城来投重耳。重耳大惊，与狐毛、狐偃方商议出奔之事，勃鞞车马已到。蒲人欲闭门拒守，重耳曰：“君命不可抗也。”勃鞞攻入蒲城，围重耳之宅。重耳与毛偃趋后园，勃鞞挺剑逐之，毛偃先逾墙出，推墙以招重耳。勃鞞执重耳衣袂，剑起袂绝，重耳得脱去，勃鞞收袂回报，三人遂出奔翟国。

翟君先梦苍龙蟠于城上，见晋公子来到，欣然纳之。须臾，城下有小车数乘，相继而至，叫开城甚急，重耳疑是追兵，便教城上放箭，城下大叫曰：“我等非追兵，乃晋臣愿追随公子者。”重耳登城观看，认得为首一人，姓赵，名衰，字子余，乃大夫赵威之弟，仕晋朝为大夫。重耳曰：“子余到此，孤无虑矣。”即命开门放入。余人乃胥臣、魏犇、狐射姑、颠颉、介子推、先轸，皆知名之士，其他愿执鞭负囊，奔走效劳，又有壶叔等数十人。重耳大惊曰：“公等在朝，何以至此？”赵衰等齐声曰：“主上失德，宠妖姬，杀世子，晋国旦晚必有大乱。素知公子宽仁下士，所以愿从出亡。”翟君教开门放入，众人进见。重耳泣曰：“诸君子能协心相辅，如肉傅骨，生死不敢忘德。”魏犇攘臂前曰：“公子居蒲数年，蒲人咸乐为公子死。若借助于狄，以用蒲人之众，杀入绛城，朝中积愤已深，必有起为内应者。因以除君侧之恶，安社稷而抚民人，岂不胜于流离道途为逋客哉？”重耳曰：“子言虽壮，然震惊君父，非亡人所敢出也。”魏犇乃一勇之夫，见重耳不从，遂咬牙切齿，以足顿地曰：“公子畏骊姬辈如猛虎蛇蝎，何日能成大事乎？”狐偃谓犇曰：“公子非畏骊姬，

畏名义耳。”犇乃不言。昔人有古风一篇，单道重耳从亡诸臣之盛：

蒲城公子遭谗变，轮蹄西指奔如电。担囊仗剑何纷纷，英雄尽是山西彦。山西诸彦争相从，吞云吐雨星罗胸。文臣高等擎天柱，武将雄夸驾海虹。君不见，赵成子，冬日之温彻人髓。又不见，司空季，六韬三略饶经济。二狐肺腑兼尊亲，出奇制变圆如轮。魏犇矫矫人中虎，贾佗强力轻千钧。颠颉昂藏独行意，直哉先轸胸无滞。子推介节谁与侔，百炼坚金任磨砺。颉预上下如掌股，周流遍历秦齐楚。行居寝食无相离，患难之中定臣主。古来真主百灵扶，风虎云龙自不孤。梧桐种就鸾凤集，何问朝中苑共枯。

重耳自幼谦恭下士，自十七岁时，已父事狐偃，师事赵衰，长事狐射姑，凡朝野知名之士，无不纳交，故虽出亡，患难之际，豪杰愿从者甚众。

惟大夫郤芮与吕饴甥腹心之契，虢射是夷吾之母舅，三人独奔屈以就夷吾。相见之间，告以“贾华之兵，旦暮且至”。夷吾即令敛兵为城守计。贾华原无必获夷吾之意，及兵到故缓其围，使人阴告夷吾曰：“公子宜速去，不然晋兵继至，不可当也。”夷吾谓郤芮曰：“重耳在翟，今奔翟何如？”郤芮曰：“君固言二公子同谋，以是为讨。今异出而同走，骊姬有辞矣。晋兵且至翟，不如之梁，梁与秦近，秦方强盛，且婚姻之国，君百岁后，可借其力以图归也。”夷吾乃奔梁国。贾华佯追之不及，以逃奔复命，献公大怒曰：“二子不获其一，何以用兵？”叱左右欲缚贾华斩之。平郑父奏曰：“君前使人筑二城，使得聚兵为备，非贾华之罪也。”梁五亦奏曰：“夷吾庸才无足虚，重耳有贤名，多士从之，朝堂为之一空。且翟吾世仇，不伐翟除重耳，后必为患。”献公乃赦贾华，使召勃鞞，鞞闻贾华几不免，乃自请率军伐翟，献公许之。勃鞞兵至翟城，翟君亦盛陈兵于采桑，相守二月余。平郑父进曰：“父子无绝恩之理。二公子罪恶未彰，既已出奔，而必追杀之，得无已甚乎？且翟未可必胜，徒老我师，为邻国笑。”献公意稍转，即召勃鞞还师。

献公疑群公子多重耳、夷吾之党，异日必为奚齐之梗，乃下令尽逐群公子，晋之公族无敢留者，于是立奚齐为世子。百官自“二五”及荀息之外，无不人人扼腕，多有称疾告老者。时周襄王之元年，晋献公之二十六年也。

是秋九月，献公奔赴葵邱之会不果，于中途得疾，至国还宫，骊姬坐于足，泣曰：“君遭骨肉之衅，尽逐公族，而立妾之子。一旦设有不讳，我妇人也，奚齐年又幼，倘群公子挟外援以求入，妾母子所靠何人？”献公曰：“夫人勿忧！太傅荀息，忠臣也，忠不二心，孤当以幼君托之。”于是召荀息至于

榻前，问曰：“寡人闻：‘士之立身，忠信为本。’何以谓之忠信？”荀息对曰：“尽心事主曰忠，死不食言曰信。”献公曰：“寡人欲以弱孤累大夫，大夫其许我乎？”荀息稽首对曰：“敢不竭死力？”献公不觉堕泪，骊姬哭声闻幕外。数日，献公薨。骊姬抱奚齐以授荀息，时年才十一岁，荀息遵遗命，奉奚齐主丧，百官俱就位哭泣。骊姬亦以遗命，拜荀息为上卿，梁五、东关五加左右司马，敛兵巡行国中，以备非常。国中大小事体，俱关白荀息而后行。以明年为新君元年，告讐诸侯。毕竟奚齐能得几日为君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